



张永义 著

# 夜无虚席

## 与文学大师相爱

步入文学圣殿的“启示录” 一睹大师风采的“福音书”  
让我们吹熄烛火 聆听大师 被那些永恒忧伤的面容继续照亮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无虚席：和文学大师相爱 / 张永义编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3

ISBN 7-80188-091-9

I. 夜… II. 张… III. 作家 - 生平事迹 - 世界

IV. 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958 号

作 者 / 张永义

责任编辑 / 程阳阳

特邀编辑 / 徐家康

装帧设计 / 程阳阳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 / (010)64267325 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1/24

印 张 / 13.5 印张

版 次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8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188-091-9

定 价 / 27.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序一 阅读与写作——确证生命的方式

徐家康

小学生张永义的三大爱好是：读书、打乒乓球、发呆。读书有知识丰富、酷爱藏书的父亲指导，自然视野开阔，步履端庄；打乒乓球的路数，虽属自我摸索的野狐禅，但球桌上的气势向来咄咄逼人；发呆，或许是书读多了的缘故，少年张永义喜欢躺在冰冷或白热的水泥台上看云，另外他还养成了夜游和离家出走的习惯。

中学生张永义的三大爱好是：读书、写诗、足球。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当做教师的父亲从高三儿子张永义的抽屉里，发现三大本打印、装订成册的几千首《张永义诗词选》和十几本《世界球星图谱大全》时，一定发出过这样的叹息：完了，儿子的大学梦完了！

中学生张永义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但是读过的书却比北大中文系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还要多，这种事实注定了他与名牌大学无缘。他很自卑，但是内心又充满了骄傲。那年九月，他上了一所地方的普通高校，和我有了一段师生情谊。

十七岁之前，他最钦佩的人物有三个——瓦尔德内尔、范·巴斯滕和埃利蒂斯。因此，在他的眼睛里，飘满了瑞典的雪花、荷兰的郁金香和爱琴海的忧郁。

大学生张永义的三大爱好是：读书、写作、足球。大学期间，张永义从历史系转入了中文系，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在我的印象之中，他似乎对那些逝去的遥远事物更感兴趣。直到今天，在他的书架上，还赫然摆放着塔西佗的《编年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南史》、《旧唐书》等。

张永义是我十一年教书生涯中，遇到的读书最多的学生。作为一名文艺理论教师，我的爱好是广泛的，文学、美术、电影、书法，都有所涉猎，但和张永义的交流中，却多次暴露出自己知识上的盲点，尽管有些属于实验诗歌和现代、后现代文学范畴。他的胃口真大，什么都不肯放过，从丁尼生到狄兰·托马斯，从哈珀·李到安妮·泰勒，对于英美诗歌和小说，张永义了如指掌，他甚至像一头反刍的牛，从卢梭到列维·斯特劳斯，从画家高更到电影导演戈达尔，无一不沾，无一不染。

一九九七年，他忽然像着魔似的，把清人黄景仁的《两当轩集》和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整整抄录了两遍。我简直可以想像，他上瘾的嘴角总带着青草汁和星星点点的光芒。阅读，将他变成了一个极其贪婪而又易于满足的人。

青年教师张永义的业余爱好一如既往，他似乎同时拥有了三重身份：读者、作家和球迷。对足球的迷恋，曾使他在世界杯期间，写出了近百篇球评。码字多了，几近于一种体力活儿，像央视的某些名嘴，常给人不动脑筋、信口雌黄的印象。他毕竟不能长久地陷入这种缺乏创造激情的劳动之中，尽管“干体力活”挣来的稿费，为他换取了更多的珍贵藏书，例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特里克·怀特的《乘战车的人》、马哈福兹的《街魂》。

目前，张永义的书橱里有近五千册的外国小说，这个数字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烂熟于心，使其写

作左右逢源，而扎实的古典文学修养，又赋予了他生花妙笔。张永义的读书随笔写得轻松自如，仿佛从笔尖上自然流出。近些年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环球》、《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数十家报刊都相继刊发过他的文章，但值得玩味的是，张永义一再地对我说，他的理想是好好地写小说，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夜无虚席——与文学大师相爱》这个书名最初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幅幽蓝色的风景画，躁动的天空中开满了蛇一样妖娆的热带花卉。它好比一张路线蜿蜒曲折的导游图，是作者多年读书、笔耕的结晶。

读书与写作是张永义确证生命价值的方式。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如果您暂且无暇深入大师营造的名山大川，不妨跟随张永义这个优秀的向导，完成一次独特的精神之旅，更何况这位年轻的导游是一个富有激情、会讲故事的人。

## 序二 一架讲故事的机器

许志翔

一个偶然的机，我读到了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两句话。头一句是：在一出真正悲剧里的幸福，要比在这今所有具有幸福结局的剧本中的全部幸福还要多；另一句是：所有艺术作品都是幸福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幸的。那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全局可以赐予局部以第二次生命。”就像一段旋律对于一个音符，一句诗对于一个字，一部伟大的小说对于一个细节，整个想像世界对于某个艺术作品，前者使得后者获得了生命，获得了它不该有的荣誉。这使我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一句话：象征是惟一能使人摆脱束缚、表达完美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好的全局可以使局部变成某种象征，从而使人们在某个瞬间摆脱过去，感受到完美。

之所以要说上面的一段话，是因为本书的作者张永义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小说的世界，并且用他的执着引导我看到了艺术在现实面前的力量就像船始终浮在水的上面一样。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生命，可是文学可以使人体验到所有的生命，一个人如果能在自己的大脑里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那么他就可以在很多时候悠闲地品尝文学的美味，就像一个花花公子的回忆里有很多美貌的女人那样，可以让他无端地微笑起来。作为朋友，我经常有幸听到张永义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讲述上百个作家的作品和逸事，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朋友就像有了一架讲故事的机器。我要说的是，他读过的小说太多了，足以向你描述一个小说的世界，作为一个读者，他可以当很多读者的老师。一个作家糜烂的私生活在他的讲述里，变得无可厚非，就像爱说谎的福克纳因为写出了《喧哗与骚动》而轻易得到谅解一样，张永义用文学吸引大家的视线，使人们忽略了作家身上那些文学以外的东西，比如风流。

福楼拜在作品中说：要让一个东西有意思，只需久久地望着它。马尔克斯说科塔萨尔曾经凝视过巴黎动物园里的美西螈，他甚至转述了科塔萨尔的一句话：“我留下来观看了它一个钟头，出来后，别的事不能干了。”这两位作家都想告诉人们，专注于一个事物，可以使人的心灵变得无比丰富。就像余华反复说过的那样：人只要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世界。张永义家里的四千多本外国小说让很多人的眼睛都红了起来，他日复一日地沉浸在这些书里，使他心中的那个小说的世界逐渐拥有了城市与河流、黑夜与阳光，终于把他变成一个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我想长此以往，他也许会像科塔萨尔那样“别的事不能干了”吧。

我想我已经描述了张永义的特点，他是一个通过阅读在内心建立起一个小说世界的读者，也是一个用凝视的方法注视那个世界的观察者。我想这个特点隐隐地与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相互重合了，那就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观察自我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怜悯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从而获得一个宽广的胸怀。不过，正如黑夜使我们开始回忆白昼，寂静使我们开始怀念繁华一样，逃离人生的苦痛之后，我们最想做的就是重返那个世界。书评这种文体也许就是一条最温暖的归路，而在这条路上走得是否从容就取决于旅伴了。张永义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旅伴，他的书评就像一个幽默的绅士，意味着古老的文明和浓浓的人情味。

墨西哥作家帕斯曾说：要理解一首诗的涵义，首先是倾听这首诗。这本评论集集中地体现了张永义倾听的素质，而这本评论集是否体现了这种素质，还需要读者仔细地倾听作者的讲述。这里我想重提那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流鼻血的人为了止血而仰起脸看天，路上的行人看到他后，也停下脚步，抬头看天。他们问他：你在看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很适合今天所有的读者，那么多人在写书，而作为读者，“你在看什么呢？”

还是回到我这里来吧，作为一个序者，我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你看到的将是背景和背影，一个小说世界的背景和一个正在远去的小说世界的背影。”或许如我在开头所说的，为了在某个瞬间摆脱过去，感受完美，我们有必要凭借这本评论集的指引，变成一个细节进入一个世界，变成一个字进入一句诗，变成一个音符进入一段旋律。

# 目 录

## 第一辑：情陷法兰西

|                     |    |
|---------------------|----|
| 福楼拜：一只稀少而又漂亮的昆虫     | 12 |
| 安德烈·纪德：食与色          | 14 |
| 地狱之火——三读莫里亚克        | 16 |
| 器皿中的花朵——格诺的《地铁姑娘扎姬》 | 18 |
| 朱利安·格拉克的海市蜃楼        | 20 |
| 佩雷克：古怪的语言天才         | 23 |
| 热内：一个恋爱的俘虏          | 26 |
| 芒迪亚格：矫揉造作的玫瑰        | 27 |
| 流浪者之歌——读萨巴蒂埃        | 29 |
| 我们在哪里丢失了自己——读莫迪亚诺   | 30 |
| 寂静的蜂鸟——新寓言小说家图尼埃    | 32 |
| 法国文坛的双剑合璧：艾什诺兹和克莱齐奥 | 34 |
| 性感小猫柯莱特             | 36 |
| 谋杀杜拉斯               | 38 |
| 萨冈：一个抽薄荷烟的调皮精灵      | 39 |
| 没有人知道诺冬打算坏多久        | 42 |
| 苏菲·玛索：说谎的女人         | 44 |

|                      |    |
|----------------------|----|
| 隐情中的历史的颤音——读《天使的指印》  | 46 |
| 凋零之美——读《名人死亡词典》      | 47 |
| 永远光辉灿烂的生活——读《夜对昼如是说》 | 49 |
| 一场盛大的青春葬礼——读《盗美贼》    | 50 |
| 从龚古尔文学奖走势看法国当代小说     | 52 |

## 第二辑：“美”不胜收

|                    |    |
|--------------------|----|
| 梭罗：幸福无涯            | 58 |
| 克莱恩：野兽之美           | 59 |
| “小巨人”安德森           | 61 |
| 春梦无痕——亨利·米勒二十年祭    | 62 |
| 危险的游戏——读海明威《伊甸园》   | 64 |
| 断桥之恋——读怀尔德《圣路易斯桥》  | 69 |
| 一堆灰烬——美国南方作家考德威尔   | 70 |
| 一棵开花的树——凯瑟琳·安·波特剪影 | 72 |
| 奥康纳：你的滑稽使我恐怖       | 73 |
| 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重逢      | 75 |
| 这个杀手不太冷——卡波特速写     | 76 |
| 诺曼·梅勒：迷失在死亡的万花筒里   | 78 |
| 索尔·贝娄：一个如饥似渴的观察家   | 80 |
| 艾萨克·辛格：盲肠、尾骨和男人的乳房 | 82 |

|                            |     |
|----------------------------|-----|
| 我和不朽的马拉默德有个约会              | 84  |
| 一只快乐的跳蚤——斯泰伦的启示            | 85  |
| 日光下的《斑鸠菊》——记“实验现实主义”小说家肯尼迪 | 87  |
| 一曲解千愁——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       | 89  |
| 那一笑的风情——读费德曼《华盛顿广场一笑》      | 90  |
| 我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声音——读雷蒙德·卡佛       | 93  |
| 什么是贝蒂的                     | 95  |
| 苏珊·桑塔格：光与影中的黑白精灵           | 96  |
| 约翰·欧文和他酿制的文学苹果酒            | 98  |
| 麦克默特里或一个游牧民族的史诗            | 100 |
| 梦游者的上岸——读哈金《等待》            | 102 |
| 麦田守望者的爱情——读《红尘难舍》          | 104 |
| 以谋杀的名义                     | 106 |
| 午夜、丁香和女男爵                  | 107 |
| 梭罗克斯：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 109 |
| 荒诞派戏剧大师阿尔比                 | 111 |
| 从三个约翰到两个迈克尔——美国文坛变迁侧记      | 112 |

### 第三辑：大不列颠正在倒塌

|                        |     |
|------------------------|-----|
| 无人之境，感伤之旅——读斯特恩《多情客游记》 | 118 |
| 通往“迷宫”的众生之路——巴特勒百年祭    | 120 |
| 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读奥尼尔《一九八四》   | 122 |
| 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读福尔斯《巫术师》   | 123 |



|                           |     |
|---------------------------|-----|
| 漂往西方的洋水仙——读奈保尔《大河湾》       | 126 |
| 愤怒青年的痛苦与反叛——读西利托《周末晨昏》    | 128 |
| 倾斜的友情和死亡阶梯——读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  | 129 |
| 来吧！撒旦！——读彼得·詹姆斯《炼金术士》     | 131 |
| 亲爱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阿特伍德对读      | 132 |
| 草地上的折叠椅——作为小说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134 |
| 明亮的悲哀咏叹调——读玛格丽特·劳伦斯《石头天使》 | 135 |
| 身着狮皮的翁达杰                  | 137 |
| “爱的祭司”纳拉扬                 | 139 |
| 智慧的练习本——读罗易《卑微的神灵》        | 142 |
| 当代乔伊斯——爱尔兰小说家罗迪·道伊尔       | 145 |
| 玻璃教堂的沉没——读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  | 148 |

## 第四辑：半岛与大陆

|                          |     |
|--------------------------|-----|
| 米兰·昆德拉：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       | 152 |
| 梦的拼贴画——重读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 154 |
| 秋水伊人黛莱达                  | 156 |
| 兰佩杜萨与《豹》                 | 158 |
| 莫拉维亚：意大利当代的巴尔扎克          | 162 |
| 传奇和寓言的三部曲——读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 | 164 |
|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走近符号学家埃柯    | 167 |
| 克罗兹：打倒英雄                 | 169 |
| 里斯本之恋——读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      | 171 |

|                              |     |
|------------------------------|-----|
| 每个女人都是一个月亮——读乌纳穆诺《图拉姨妈》      | 172 |
| 死亡的梦境和痛苦的黄金——读乌纳穆诺《我要睁着双眼死去》 | 174 |
| 马雷查尔的百年苦旅                    | 176 |
| 孤独的猎手——我们如此热爱科塔萨尔            | 178 |
| 柔情如水、红唇似火的普伊格                | 184 |
| 因方特：语言的炼金术士                  | 186 |
| 穆蒂斯：一个冒险家的文学旅行               | 189 |
| 语言像腹泻似的缠上了我——纪念胡安·鲁尔弗        | 191 |
| 破碎的纸月亮——三读富恩特斯               | 193 |
| 德尔·帕索的疯言呓语                   | 194 |
| 令人着迷的萨因斯                     | 196 |
| 钻石与燧石——阿格达斯启示录               | 199 |
| 率真的巴尔加斯·略萨                   | 200 |
| 听风倾诉的奥内蒂                     | 202 |
| 雪在烧——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               | 203 |
| 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读弗朗茨《曾是天堂的地方》   | 205 |
| 爱情的敌人——拉丁美洲小说经典回眸            | 206 |
| 五彩世界的文学阳光——解析 20 世纪西班牙语小说排行  | 210 |

## 第五辑：东写西读

|       |     |
|-------|-----|
| 身体的隐喻 | 218 |
| 爱情和疾病 | 221 |
| 爱情的布景 | 225 |

|                       |     |
|-----------------------|-----|
| 唱片与菜谱                 | 227 |
| 液体. 液体                | 228 |
| 三个女人, 两种爱情            | 230 |
| 镜中水仙——点击同性恋小说名著       | 236 |
| 又残酷, 又温柔——八位作家之死      | 240 |
| 阴柔的暴力之花——外国侦探小说撷英     | 244 |
| 玫瑰与石榴——聆听诗人里尔克和瓦雷里    | 247 |
| 带着镣铐跳舞——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写真   | 250 |
| 青春山路上的无尽挽歌——“浪漫派骑士”黑塞 | 252 |
| 褐色阴影下的动荡鸟群——反战文学巨擘雷马克 | 254 |
| 漂泊的苦魂——“戏剧之王”布莱希特     | 255 |
| 死者青春长在——纪念西格斯百年诞辰     | 256 |
| “女巫”沃尔夫               | 258 |
| 格拉斯本色                 | 259 |
| 深呼吸——读聚斯金德《香水》        | 261 |
| 俄罗斯文学的三个马车夫           | 262 |
| 等待和寻找——《青鸟》与《青鱼》对读    | 266 |
| 两片美丽的“红叶”：尾崎红叶和木通口一叶  | 268 |
|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读远藤周作       | 270 |
| 闪电和雨丝的对话：村上龙和村上春树     | 272 |
| 旧书摊杂忆——我的街头阅读生涯（十二则）  | 27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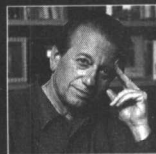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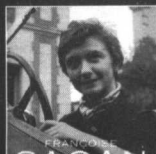
## 附一——打入另册

- |                         |     |
|-------------------------|-----|
|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理想藏书 49 本      | 279 |
| 二、汉语作家札记簿（选十四篇）         | 289 |
| 三、缤纷清文苑                 | 305 |
| 四、幻灭时代的人生感伤——黄景仁诗歌的艺术价值 | 306 |
| 五、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张问陶《船山诗草》 | 309 |
| 六、1945 年以来百部世界小说经典及点评   | 311 |
| 七、所有时代最佳百部书籍名单          | 321 |

## 后记

323

# 情 陷 法 兰 西



这幅漫画如此生动，手执医疗器具的福楼拜在人性的解剖台前毫不留情，游刃有余。那件白罩褂也许是他的父亲福楼拜大夫留下来的，上面沾满了血迹和药味。



居斯塔夫·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一个在艺术和疾病的幽灵看管下艰难写作的人，有着憔悴的面容。在给早年好友欧内斯特的两封书信里，福楼拜抱怨说，他的病情很糟糕，“稍受刺激，所有神经会像小提琴的弦那么震颤，肩膀腹部膝盖会抖得像树叶（1844年2月1日函）。”在父亲和妹妹相继于1846年1月15日、3月22日过世之后，福楼拜痛不欲生，唏嘘长叹：“一切都在消逝！俱往矣！树叶会在树上再长出来，但对我们，能还我鲜花飘零又新发、青春气息又浓烈的五月在哪里（1946年6月4日函）？”



画像上的福楼拜踌躇满志，蔑视名利。“文学界不管发生什么，都与我无涉。我将一如既往，只为自己写作，只为自己一人写作。”他甚至宣称，“我要写惊世骇俗的东西，比如男妓、蛇妻等（1858年6月24日致欧内斯特·费多函）。”



## 福楼拜：一只稀少而又漂亮的昆虫

在我的法国文学藏书当中，福楼拜所占据的位置总会让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暗暗地嫉妒。在纳博科夫眼中，以上三位传统作家都是面目可憎的庸才。对此，我完全赞同。除了《猫打球商店》和《贝姨》，我还没有坚持读完巴尔扎克的任何一部大书；司汤达的《爱情论》在我看来，也要比他的那些枯燥的小说有趣；至于爱弥尔·左拉，我觉得他是最糟糕的自然主义作家了。

一棍子打死了这么多大作家，是因为我把阅读作为一种纯粹的享乐方式，就像喝酒、听歌和洗桑拿。从生平来看，福楼拜可能是当时欧洲最懒散堕落的人文了，父亲给他留下了50万法郎，因此不必为了生计而发愁。“我八点起身，吃早饭，抽烟，游泳，吃中饭，抽烟，晒太阳，吃晚饭，再抽烟，再睡觉，为了起来后再吃饭，再抽烟。”你看福楼拜在巴黎过得多么惬意，简直就像一只树洞里的熊。虽然，福楼拜也曾经抱怨说，苦难的生活就像“松鼠在笼子里打转”。

青年时代的福楼拜除了几场艳遇和间歇性的疾病，惟一值得提起的是1849年的中东之行，他终于能够暂时地摆脱母亲的“监视”，和朋友杜刚一起探险打猎、进土耳其浴室、跟女人们鬼混，结果染上了梅毒。在给母亲的书信中，福楼拜谈到他对婚姻的恐惧心理，此后的岁月，他始终保持独身。所以，我们不难在《包法利夫人》当中发现一个万分冷漠的福楼拜，他把通奸的题材写得充满美感而又令人窒息，“像手指节上绑着铅球在弹琴，”这是福楼拜对情妇鲁依丝所讲到的写书的滋味。

我个人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两部历史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相反，对《情感教育》似乎有一种偏爱。19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福楼拜的这部“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古尔蒙《风格问题》）饱受贬斥和忽略。但是在福楼拜溘然长逝之后，人们才清醒地看到，《情感教育》的失败之处仅仅是白璧微瑕，就整部作品而言，则是无比辉煌的，萦绕着刻骨铭心的青春回忆，正如邦维尔所言，这是一本“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福楼拜的伟大在于他塑造了爱玛、夏尔·包法利、弗雷德里克·莫罗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更在于他忠实地描述了永镇等法国外省的风俗。另外，福楼拜严肃的创作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他是那种不肯重复自己的作家，他无情地解剖着自己，对整个上流社会不留一丝情面。当他活着的时候，受尽了世人的嘲讽，居维里埃·弗勒里就曾经预言说：“包法利夫人倘能活到老，前景很可能是个做花粉生意的女贩子。”最终，福楼拜死于癫痫病发作（1880），一年之后，另一位患有癫痫的文学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离开了人间。这两位同龄的作家都是外科医生的儿子，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分别留下了百科全书般繁杂的遗著《布瓦尔和佩库歇》和阴郁的家族编年史《卡拉马佐夫兄弟》，堪称大师的绝响。

此番阅读《情感教育》已经是第四次了，可能是对王文融翻译过的莫迪亚诺的小说《暗铺街》还记忆犹新，因而，在我用目光抚摸着李健吾、冯汉津、席继权等人的新旧译本的同时，对王先生的译笔还是钦佩有加。不过，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布瓦尔和佩库歌》上来，福楼拜查阅了1500部书籍来撰写这本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西利尔·康诺利还将其收入了《现代主义运动——1880—1950年英、法、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之中。亨利·詹姆斯甚至把福楼拜比成“一只稀少而又漂亮的在翅膀上保持着不同色彩的昆虫”（《小说的艺术》），遗憾的是，我们通常只看到《包法利夫人》“鲜艳的颜色”，而把《布瓦尔和佩库歌》这条昆虫的尾巴给忽略掉了。

对于福楼拜的重新阅读，就像躺在客厅的旧沙发里慢慢地回忆年轻时的恋人，既感慵懒，又觉无限幸福。在观看了名画《圣安东的诱惑》之后，福楼拜写信告诉朋友，“女人，我不以身受，而以目赏。”我想，对比福楼拜年轻时的放荡，这是一种艺术的升华。多少个失眠的夜晚，无数次地走进福楼拜的作品，就像《情感教育》的结尾，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所说，“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经历！”

注：《福楼拜小说全集》（上中下），[法]居斯塔夫·福楼拜著，李健吾、刘方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北京第1版

【相关阅读】《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许渊冲译，译林出版社/《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情感教育》，福楼拜著，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不朽作家福楼拜》，亨利·特罗亚著，罗新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诗人缪塞和音乐家肖邦的情人，福楼拜在文学主张上的论敌和生活中的朋友。她把小说《最后的爱》题献给了福楼拜，这似乎含有某种大胆的暗示，也许只是个暧昧的玩笑。



福楼拜的纪念碑上依次铭刻着《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情感教育》、《布瓦尔和佩库歌》这五部长篇小说的书名，然后是一行简短的省略号。正如龚古尔所言，继伟大的巴尔扎克之后，福楼拜发现了另一种现实，一种“更艺术的现实”。



历史题材的《萨朗波》对于一般读者，要坚持读完它需要耐心。何友齐的译文相比于郑永慧，可能更灵活一些。后者翻译过《梅里美小说选》，甚至还从法文转译过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的长篇小说《拳王的觉醒》。对于她的译笔，我始终缺乏信任感。



《包法利夫人》的中译本之一，张道真先生的译文和李健吾、许渊冲、周克希等人的译本相比起来，不事雕琢，平易流畅。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的两种不同译本，风格却大相径庭。例如书中对爱玛眼睛的描绘，“她真正美的地方是她的眼睛。她的眸子虽然是棕色的，但由于睫毛的原因，却显得黑油油的。”李健吾译为“她美在眼睛：由于睫毛缘故，棕黑色仿佛是黑颜色”，似乎太过书面化了。



鲁伊丝·高莱 (Louise Colet, 1810—1876)，福楼拜的情妇，巴黎的沙龙里艳闻不断的女诗人，有着一头淡金黄色的长发，灼热的目光和沉甸甸颇为母性的胸脯。她甚至轻佻地说，维纳斯的那只断臂“在我长袖上衣里”。在与福楼拜一夜风流过后，她写诗称赞这位比自己年轻了11岁的情郎“像美洲沙漠里不可驯服的水牛”。对此，福楼拜表示愧不敢当。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福楼拜的一位亡友的侄子，情同父子。福楼拜教训他的这位年轻的弟

子，要以文学为重，不要沉迷于女色之中，“一个人以艺术家自诩，就没有权力像常人一样生活（1876年7月23日函）。”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刚一问世，就被各大报纸批评得体无完肤。“格调庸俗，不无诲淫之嫌”，弗约的看法竟然深得人心，不乏支持者。

《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1970)一书最为常见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冯汉津、陈宗宝译。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 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弗兰索瓦·莫里亚克这样评价他:“在纪德的坟墓上封上的墓石,也是对法国所经历过的、激奋人心的时代封上的墓石(《拍纸簿》)。”

纪德1893年在突尼斯的比斯克拉。北非之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玛德莱娜,纪德的妻子,摄于1920年。



Athman,纪德1893年在北非爱恋的14岁的男童。



《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 1881)是一部呕心沥血的未竟之作,博尔赫斯在他的随笔《讨论集》(1932)里认为,福楼拜是献身于“创作一部纯美学散文作品的第一人”。两个荒谬的抄写员可以代表福楼拜,也可以代表叔本华或牛顿。



《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这部既像人物传记又近似于文学理论、探究考证的长篇小说当中,讲述了福楼拜的家庭生活和恋情史。所谓“福楼拜的鹦鹉”,是指一具装着玻璃眼珠的绿毛鹦鹉标本。当年,福楼拜为了创作“三故事”之一的短篇小说《淳朴的心》,每天照着书桌上摆放着的实物标本来描写故事里的那只鹦鹉,“有人说它像只火鸡,另一些人把它比作一段木头。”它还有个名字,叫鹭鹭。



## 安德烈·纪德：食与色

浪子越过山丘,望见黄昏时刻的屋顶上方袅袅升起了炊烟,衣衫褴褛的他捧着甜橡实,那些以往只有猪才会吃的食物,双膝跪倒在老父面前。经历漫长别离之后的浪子恳请父母的宽恕,结果他得到了一双新鞋、一枚戒指和一次篝火狂欢,当然牛栏里的牛犊也成了浪子的美味佳肴。

浪子回头,一则取材于《福音书》却被改变了结尾的圣经故事,类似的场景反复出现,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一样著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有作品的主题仿佛都能够用两个对立的语词来概括:叛逆和悔罪,放纵和克制,饮食和禁欲。

19世纪末期,两度远游北非,并且结识同性恋者王尔德,这成为纪德一生愈快乐愈堕落的开始,他创作了散文诗《人间食粮》,大声疾呼要摆脱精神和伦理的枷锁,听从自然本能的召唤。而在该书1927年版的序言里,纪德谈及30年前的自身处境,他刚刚与表姐玛德莱娜离婚,“心甘情愿地丧失了自由,”但对于那段放浪形骸的生活仍充满了留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纪德和妻子决裂,带着他的新欢、男孩马克旅居英国,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便是这种病态感情生活的缩影。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我最初是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中读到它的,因此会拿川端康成的《千鹤》去跟它作比较。纪德对于内心的刻画犹如泥塑般栩栩如生,有着粗朴的造型和传神的细部,而川端的语言非常唯美,彩陶似的一摔就碎。

菊治眼里的小姐,周围萦绕着千百只洁白的小鹤,那点茶的纤纤素手恍若盛开的鲜花;而纪德让一个牧师给他收养的盲女详细讲述了每件乐器的音质,可是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所能够打出的比喻,美丽得有些苍白无力,因为牧师要面对的听众并非明眸善睐的邻家妹妹。当盲女瑞特吕德睁开她的眼睛,才发现自己真正爱的是牧师的儿子,视觉的



颜色对于她就太过刺激，于是少女把年轻的生命托付给了寒冷的河流。纪德这样描绘她的遗容：湿漉漉的长发像水藻一样披散在枕边，脸白如纸，清秀的双眸又闭上了，带着刻骨的忧伤。

我读纪德，想起萨特《处境种种》里的评语：“他的明晰、清醒，他的理性主义，他的拒绝悲天悯人。”这位哲学大师把纪德与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相提并论；或许，本文浮光掠影的述说，不足以凸显纪德其人，要彻底搞懂他作品的世界意义，还必须拿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人间食粮》作参照，把《田园交响曲》和同类题材的小说，比如法朗士的《苔依丝》相联系，这样才能走近壁立千仞的纪德。

希腊神话里有位美少年——那喀索斯，他是河神与水泽女神的儿子，经常顾影自怜，最后竟不能自拔地爱上了自己，而被风化为一株孤立的水仙。当我从达利的画传中读到



在纪德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精装本的《纪德文集》。



纪德被誉为“20世纪的歌德”，这位勤奋而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拒绝进入法兰西学士院，未能如戴高乐将军所愿。



纪德和朋友雅克·科波，摄于1907年。科波是法国著名演员和戏剧导演，纪德将《梵蒂冈的地窖》献给他，并致谢如下：“它一直是属于您的，至少从它开始成形的那天起。”



纪德和萨特，摄于1950年。



晚年的纪德仍然坚持阅读。



《窄门》的书影。



《背德者》的书影。



纪德和朋友亨利·盖翁（左），摄于1914年。在《背德者》的扉页上，有两行题辞：“献给亨利·盖翁/他的真挚伙伴A.G.” A.G.是安德烈·纪德的姓名缩写。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爱尔兰作家，与纪德擦出过感情的火花。



《纪德散文选》的书影。《蛇结》的中译本书影。



阿兰·傅尼埃(Alain-Fournier, 1886—1914)，这位年轻的中尉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爱情小说《大个子莫尔纳》与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都在1913年问世，最初连载于纪德等人创办的《新法兰西杂志》，受到热烈欢迎。纪德也因为这本杂志而声名大噪。

